

黄兴涛著

XIAN HUA GU HONG MING

一个文化怪人的心灵世界

幸鸿铭

黄  
兴  
涛  
著

# 闲话



GUANGXINORMAL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黄兴涛 著

XIAN HUA GU HONG MING

——文化怪人的心灵世界

幸鸿铭

闲话



GUANGXINORMAL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闲话辜鸿铭/黄兴涛著.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1

(烛焰丛书)

ISBN 7-5633-3113-1

I . 闲… II . 黄… III . 辜鸿铭-人物研究  
IV . K828 . 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59610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 36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电子信箱: pressz@public. glptt. gx. cn)

出版人: 萧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海淀区跃华印刷厂印刷

(北京市清河大楼乙 60 号 邮政编码: 100085)

开本: 889mm×1 194mm 1/32

印张: 9.25 字数: 180 千字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 001 ~ 6 000 定价: 19.80 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 人文景观辜鸿铭(代自序)

早在五四时期，辜鸿铭那副由灰白小辫、瓜皮小帽和油光可鉴的长袍马褂所构成的遗老形象，就已使他成为京城街头和北大校园的一大景观。人们既以围观他为乐，他也乐得以“京城一景”自嘲。

1921年，日本著名作家芥川隆之介来华游历，途经上海时，有一位西方友人曾握着他的手，特别提醒他：“不去看紫禁城也不要紧，但不可不去一见辜鸿铭啊！”事后，这位日本作家欣然承认，其友人此言“真不我欺”。

在近代中西冲突、古今交汇的历史时代，辜鸿铭的确是一道充满魅力的人文风景。其可观之处，不仅在于其有怪诞的外表，奇异的行为和机智、灼人、诙谐滑稽的名士个性，也不仅在于其对人生、文明和东西文化有着某些独到的见解，而更在于他那独特的人生经历、风格、思想倾向等诸多因素综合凝聚而成的深厚的文化蕴涵。

这位名震中外的文化人，本名汤生，以字行世。原籍福建同安，1857年生于马来亚槟榔屿的一个华侨世家。他少年出洋，游学欧洲十余载，通晓英、德、法、拉丁和希腊等近十门语文，曾获得爱丁堡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和柏林大学土木工程学文凭。年近而立之时，正式返归中土。回国后，他先是在张之洞幕府做了17年的洋文案，后又督办过黄浦浚治局。清末时曾官至外务部的左丞。

民国初年，他任北京大学教授，1928年4月病逝于北京，享年72岁。

作为一个文化人，辜鸿铭令人侧目的奇异之点颇多，约而言之，起码有如下数端：一是具备罕见的语言天才，尤其是英文造诣，已臻出神入化之境，林语堂、孙中山均推其为“中国第一”；二是毕生逆西学东渐之潮，不懈地致力于文化输出工作，且极具世界效应。他是中国人中独立完整地英译儒经的开拓者，享有以“哲学家”、“东方文化代表”驰名西方的特殊名望。就其著作在欧美的阅读范围和产生过具有轰动效果的影响而言，他无愧为近代中国第一人，在他之后，也仅林语堂一人有此殊遇。此外，他还是近代中国学者中被日本聘去讲学时间最长（1924年至1927年）的一位。

即便作为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辜氏也有别具特色之处。他的思想既不同于晚清的一般洋务派、顽固派和“国粹派”，也有别于民初的“东方文化派”和日后的新儒家。至于说到其逸闻佚事的流播之广，古怪名声之响亮和神秘色彩之浓厚，近代文化人中也鲜有可以同他相提并论者。

不过，辜鸿铭最让人惊奇的一点，还在于其通晓西学而又趋极端保守的内在矛盾。他自幼受过系统的西式教育，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都曾十足的西方化，回国时连汉语也说不好，但回国后却并不见其有明显激进的思想表现，而是一头扎进儒家经典，钻研、玩索并很快归服儒家传统。其态度后来还日益保守，以至于发展到连纳妾制、小脚和辫子等“国渣”陋俗也不愿放弃的顽固程度。这种奇异的文化现象，着实堪称近代文化史上的一个奇观。

10年前，我就是在上述种种奇异之点的吸引下，加入到了研究辜鸿铭的行列。可惜岁月蹉跎，至今却不敢言对他已有很深入的认识。每每重读辜氏著作和他人研讨辜氏之文，常有“众里寻

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新鲜感。要捕捉辜氏真实全面的历史踪影，洞悉并揭示凝聚在他身上的历史和文化内涵，真是谈何容易！

也许，把辜鸿铭作为“审美”的客体而不是“求真”的对象来对待，则要容易和省事得多。虽然作为一种“人文景观”，不了解它真实而丰富的历史内涵，就好比参观故宫而不了解儒家精神、宫廷文化和建筑传统一样，将难以有深层次的欣赏。但既然“了解”永远只能相对而言，你便无法阻止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间，依然有彼此不同的感受，并且这种感受也绝非只能符合“历史真实”时才算有益。

我敬仰辜氏那颗挚爱吾国吾民的火热的中国心，喜欢笼罩其一身的浓厚的人文色彩，也同情他为之冲动的那种鲜明、强烈而又执着的人文关怀。正如法国学者弗兰西斯·波里所说：“他也是一个个人文主义者，罕见的人文主义者。”<sup>①</sup> 纵观近代以来的中国，似乎还没有人像辜氏那样毫不含糊地宣称过：评判文明的标准只能是人，是该文明化下之男男女女本身的文化教养状态，而不是人的创造物；也没有一个了解外部世界的人像他这样极度地强调人类生存的道德价值和精神生活的绝对意义。我们很容易指出辜氏的偏颇，甚至要严正地批判他的人文关怀中缺乏西方人文主义的“平等”内涵，但当我读到他谴责近代西方世界人与人之间已经沦落为一种可怕的金钱关系的文字时，当看到他表明喜欢用手势亲切地招呼仆人而讨厌按电铃时，当他真诚告诫日本人千万不要废弃书法教育、不要学西洋人使用打字机，以免丧失我们东方在这方面所有表现美的方法时，我心灵深处总有一种微妙的感觉被其触动。

<sup>①</sup> 见巴黎社会政治科学书局1930年法文版《中国圣人辜鸿铭》序。

我知道,这是一种人文主义的感觉。

时下,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实践,对于人类来说其实都还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合理化。因为它似乎总是以毁灭一些对于我们仍有价值甚至很重要的东西作为代价。正如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所看到的:经济在迅速发展,防盗门也在急剧增多;法律意识在加强,道德意识却正在削弱;世界在日益缩小,而人与人之间却日渐疏远和陌生;机械化程度越来越高,人们对机器的可怕性依赖也越来越大。或许艾恺说得不错,现代化与“反现代化”的冲突,正是一种发自人性深处的无法消除的矛盾,这虽使我们感到无奈,却也不必绝望。它提醒我们在推进现代化的同时,必须理性地对待“反现代化”思想,自觉地设法克服或消解现代化的负面效应,否则,当“克隆”人之类的孽种纷纷出笼时,我们人类就只好眼睁睁地瞧着自己被自己的异化之物所毁灭了。

当然,阅读记述辜鸿铭的文章和读辜鸿铭的书,首先给人的感觉还是轻松。你时或忍俊不禁、扑哧一乐;时或微微颌首,会心一笑;时或撇撇嘴、摇摇头、付之一哂。在这一乐、一笑、一哂之间或之余,你会引发出对于文化、传统和人生问题的思考,会以自己的方式去反思和认识那个中西冲突与融合的历史时代。

冯天瑜先生曾说,辜鸿铭乃是“中国近代思想文化领域在‘古今中西之争’中演化出来的一个奇特而复杂的标本”<sup>①</sup>。此论信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他值得人们反复研讨、品味和反思。

这就是我称辜鸿铭为“人文景观”的原因,也是我主持翻译他的多种外文著作、乐于研究他讲述他心灵故事的原因。

<sup>①</sup> 见冯天瑜点校:《辜鸿铭文集》序,1985年岳麓书社版。

## 引　　言

### 众口一词：怪哉！

辜鸿铭是近代中国学界文坛的一大怪人，尊之者誉作“怪杰”，毁之者称为“怪物”，他的古怪离奇让人诧异，逸闻佚事令人捧腹。

一张通晓八九门外语的嘴巴，开口即嘲，出语诙谐；一条传奇般的辫子，历经沧桑，而至死不剪。

英文好得不可思议，却认定汉语最不可及。

通晓西学的前辈，竟保守到难以想像的极端。

一夫多妻，谓为天理；三寸金莲，当成国粹。不仅纳妾制、缠足风习，其他公认的国渣，诸如八股文、太监、贞节牌坊、廷杖夹棍等中国“独有的宝贝”（胡适语），他也都要不同程度地加以辩护，而且辩护所及，还延伸到辫子和随地吐痰。

你可曾了解这样一个怪人？

你可曾想洞悉其古怪的奥秘？

那么，还是让我们从那根传奇般的辫子说起。

## 黄兴涛

---

1965年生，湖北荆州人。1992年获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曾著《文化史的视野》（福建教育版）、《文化怪杰辜鸿铭》（中华书局版）、《中国文化通史·民国卷》（主撰）等；主译《辜鸿铭文集》、《中国人的精神》、《中国人自画像》等；主编《西方视野里的中国形象译丛》和《文化名门世家丛书》，并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学术刊物发表论文多篇。

## 烛焰丛书第一辑新书书目

- 1.《格林童话》(版画插图本) 冯伯里 译
- 2.《野性非洲》 [澳]阿兰·莫尔海德 著 冯伯里 译
- 3.《中国人的精神》 奉鸿铭 著 黄兴涛 宋小庆 译
- 4.《闲话奉鸿铭》 黄兴涛 著
- 5.《华夏美学》(插图珍藏本) 李泽厚 著
- 6.《美学四讲》(插图珍藏本) 李泽厚 著
- 7.《美的历程》(插图珍藏本) 李泽厚 著
- 8.《张爱玲的画》 陈子善 编



选题策划 呼延华

责任编辑 于惠平

装帧设计 海 凝

正文排版 刘明炜

# 目 录

人文景观辜鸿铭(代自序) .....	1
引言 众口一词:怪哉! .....	5
<b>第一章 蕃弁斗士 .....</b>	<b>1</b>
剪弁运动的漏网之鱼 .....	1
辫子的炫耀 .....	2
护弁的性格成因 .....	4
一场小辫子风波 .....	6
深层的护弁缘由 .....	7
“在德不在辫” .....	9
<b>第二章 非同寻常的出身 .....</b>	<b>13</b>
自认祖宗乃“罪犯” .....	13
13岁出洋的留欧前辈 .....	15
浪漫主义文学的东方门徒 .....	17
归宗的游子保守汉 .....	20
<b>第三章 罕见的语言天才 .....</b>	<b>25</b>
博通语言多达十门 .....	25
英文水平中国第一 .....	27
呱呱叫的德文 .....	31
自负的本钱和修为的秘诀 .....	32
“汉语天下第一”论 .....	35
<b>第四章 独到的近代翻译家 .....</b>	<b>38</b>
领一代风骚的闽人 .....	38
给洋汉学家兜头一盆冰水 .....	39

瞅不上理雅各的译文	44
独特的儒经英译	47
输出文化的功臣	52
让洋人领略中国诗	56
《痴汉骑马歌》及其他	60
<b>第五章 平生嫉恨乃“歧华”</b>	<b>66</b>
数落毛姆	66
“有教无类”	68
谁是“夷”？	71
“廷杖制度算不得野蛮”	75
反传教斗士	78
“不要奢谈‘ $a + b = c$ ’的问题”	84
<b>第六章 最为反感是崇洋</b>	<b>90</b>
从自卑到自大的两极	90
改“native”为“Chinese”	91
不必迷信西洋“改良”一切	92
讥笑生搬硬套与表面文章	94
反对滥用洋人	96
不法洋人何足畏	99
变态地捉弄洋人	101
<b>第七章 醇儒的文化观念与信念</b>	<b>105</b>
相机弘道	105
“文明的核心和评判标准是道德”	106
中国文明优越论	109
儒教之高超	117
“真正的中国人”之美妙	122
辜氏保守思想的特点	127
“醇儒”与“儒臣”	134

<b>第八章 为纳妾制护法</b>	144
“纳妾并非不道德”	144
“茶壶”与“茶杯”	149
<b>第九章 旧式妇人的痴情汉</b>	154
厌恶欧式“茶花女”	154
中国旧式妇人之妙	157
日本爱妾吉田贞	162
<b>第十章 “金莲”之癖</b>	166
雅好小脚女人	166
“束腰”与“缠足”之辩	167
偏嗜“香莲”的故事	170
<b>第十一章 盖世孤忠</b>	173
充当慈禧生前的“律师”	173
维护慈禧身后的名誉	178
满洲贵族的“保护神”	184
袁世凯的死对头	189
深入骨髓的“尊王”意识	193
<b>第十二章 名士风流</b>	197
一生本色是天然	197
嗜赌与狎邪	199
滑稽尖刻的背后	204
驰名西方 享誉海外	212
<b>余 话 怪而不怪</b>	218
<b>主要参考资料</b>	226
<b>附 录 《中国圣人辜鸿铭》</b>	229
[法]弗兰西斯·波里 著	
<b>后 记</b>	282
<b>重版后记</b>	284

## 第一章 蓄辫斗士

无论是民国初年,还是当今,对辜鸿铭有些概念化印象的人,都不会忘记他的纳妾合理论、随地吐痰乃“注重精神生活之结果”论,以及他那条至死未剪、举世闻名的小辫子。特别是那条辫子,简直就是他个性的象征和历史符号。我们真遗憾没有哪一家博物馆曾有心保留这件意味深长的文物,然每当我们沉思和琢磨辜鸿铭的时候,这条小辫,就会自然而然、不期而至地摇曳在眼前。

在近代中国,有两条最为著名的辫子,一条是“辫帅”张勋那条又黑又长的大辫,它联系一段帝制复辟的历史;再就是辜鸿铭这条既短且细的灰白小辫,它有许多妙趣的传闻,且具浓厚的文化意蕴。

在晚清人人都有辫子的时代,辜鸿铭那条辫子实在是既不起眼,也不配炫耀,完全属于该“藏拙”的那一类。他的辫子正式为世人所瞩目,是辛亥革命之后,他做北京大学教授之时。

### 剪辫运动的漏网之鱼

民国肇建,百废待兴,视辫子为野蛮之物的革命党人,痛心于满族统治者强加给汉人的奴隶标志,首先从“头”开始。他们正式颁布“剪辫令”,在全国各地掀起一场轰轰烈烈、“改头换面”的剪辫运动。

一时间，大街小巷，交通要道，茶馆前，戏园外，凡是人群聚集的地方，都有人手持剪刀，守候在此。不管人们愿意不愿意，都得一律留下辫子，然后开路。人群中，有笑逐颜开，主动将辫子送上前去的；有稀里糊涂，顺其自然的；也有本能反抗，先与剪家来段百米赛跑，被逮住剪掉“爱物”后，如丧考妣，当场痛哭失声的。

眼见一堆堆毛发，如同丰收时节割下来的大麦高粱，层层叠叠堆在路旁，一位路过的洋人，禁不住发出感慨：“好一场令人同情的剪发革命！”

这时候，辜鸿铭当然是坚守在家一步不出。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他才不愿冒险上街，让心爱的辫子被无辜葬送。

好在不久以后，民国政府就改变了强制剪辫的做法。他们意识到剪辫虽然必要，但毕竟属于社会习俗的问题，非一纸行政命令所能为功。上海都督在《重申剪辫令》中就表示：“日来因剪辫而致冲突之案，时有所闻……本部都督对于普通人民剪辫与否，可听其自然，不以政令干涉。”这对于辜鸿铭等人来说，真是如获大赦。

然而，剪辫毕竟是大势所趋，乐于剪辫子的也终究是绝大多数。特别是经过剪辫运动的宣传和实践之后，不用说在公务人员和活跃的社会名流里面，辫子已甚为难睹，即便是在一般市井小民中，那劳什子也所剩无多。北京大学号称文明摇篮，自然得风气之先，男人有辫子的情况更是十分罕见。

### 辫子的炫耀

就在辫子几近绝迹的时候，奇观却出现了。

一个身材高挑、脸庞消瘦、鼻梁高耸、眼睛深蓝、传教士般的半百老叟，拖着一条久不梳理的小辫子暴露在公众面前。那辫子上

面压着一顶平顶红结的瓜皮小帽，下面是一身枣红色的、油光可鉴的旧马褂和破长袍，袖子上面斑斑点点，闪烁的尽是鼻涕和唾液的痕迹。他就是辜鸿铭。

身为做人师表的北大教授，辜氏不仅没有藏辫避人的意思，反而肆无忌惮地张扬发辫，泰然自若地登台授课。与此同时，他还特意包下一个留着同样发辫的车夫，经常拉着他在大街小巷到处乱跑。两条辫子相映成趣，蔚为北京街头一大景观。

因此有人说，到北京可以不逛紫禁城，但不可不看辜鸿铭。更为奇妙的是辜氏家中有个仆人，名唤刘二，也是一个坚持留辫不剪者。来辜家拜访的人，常常要把他错当主人。此事不久也传为笑谈。人们感慨时过境迁，辜氏竟然还能找到这样两个同类，苦心孤诣地为自己营造一个相对舒心悦目的小环境。

每当车夫拉着辜鸿铭招摇过市的时候，人们总不免要从各自的角度，发表一些议论：

“哎，这老夫子听说是个爱国狂，怎么连洋人挖苦中国人最厉害的‘猪尾巴’，也还是不肯剪掉呢？”这是一个洋行小买办的声音。

“真是个败类！‘豕尾’有何留头？那不过是满夷强加给我汉人的恶习罢了。当初我祖先因不从‘剃发令’剃发留辫，曾惨遭屠戮咧！如今他竟然视作宝物，以为清高！”一个老革命党人愤愤然怒斥道。

“瞧啊，他那条小辫还在，连宣统皇帝都已剪掉辫子啦，他还留个啥劲？真是愚顽不化！”这是一个小商人的嘲讽。

辜鸿铭偶尔也听到这些议论，但他常常视如过耳之风，不屑答理。实在忍不住的时候，他就用英语切齿骂一句：“没有辫子的畜生，野兽！”或用汉语骂一句：“猴子猴孙！”当看到那些剪了辫子，然后又带上帽子的人时，他还会主动直不棱登、莫名其妙地骂上一

声：“沐猴而冠！”

顺便一说，民国初年，或许是剪掉辫子的人们还不太习惯脑袋瓜上一点装饰物也没有的缘故，常常喜欢戴帽子，因之，各式帽子十分畅销。

有胆大一些的学生，出于对先生的爱护，劝说辜鸿铭剪掉辫子。这时候，他便怒目而视，予以毫不留情的斥责：“你以为剪掉辫子，穿上洋装，就够摩登吗！”气得学生欲言又止，无可奈何。

有洋人不识趣，竟当众问他为何偏要在脑后拖上一条辫子不可。遇到这种情况，他则会像伍廷芳一样，慢条斯理地发出诘问：“你为何非要在下巴上留有胡须呢？”弄得洋人尴尬万分，无言以对。

### 护辫的性格成因

辜鸿铭是个聪明绝顶而又颇具个性的人，他留辫不剪，当然不只是像他对洋人所表示的那样，纯属个人爱好和审美观的体现；也绝非像一般不愿剪辫的老百姓一样，主要是拘泥于传统习俗的惰性力量，或是出于对“宣统还朝，秃子开瓢”的顾忌心理，而是有着另外的原因。

人们早就发现，辜鸿铭的护辫行为，与他那好标新立异，乐与他人及时代作对的个人性格有着密切的关系。1919年8月，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记辜鸿铭》一文，曾首次进行了这种分析。他指出：

现在的人看见辜鸿铭拖着辫子，谈着“尊王大义”，一定以为他是向来顽固的，却不知辜鸿铭当初是最先剪辫子的